

古 龙 著

全 本

# 陸小鳳

1

海南人民出版社

# 陆 小 凤

古 龙 著

第 集

海南人民出版社



陆小凤是一个人。是一个绝对能令你永难忘怀的人。

在他充满传奇性的一生中，也不知遇见过多少怪人和怪事。也许比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听说的都奇怪。

现在我想先介绍几个人给你，然后再开始说他们的故事。

### (一) 熊姥姥的糖炒栗子

月圆，雾浓。圆月在浓雾中，月色凄凉朦胧，变得令人的心都碎了。

但张放和他的伙伴们却并没有欣赏的意思，他们只是想无拘无束的随便走走。

现在他们刚交过一趟从远路保来的镖，而且刚喝过酒，多日来的紧张和劳苦都已结束。

他们觉得轻松极了，也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了熊姥姥。

熊姥姥就好象幽灵般忽然间就在浓雾里出现了。

她背上仿佛压着块看不见的大石头，压得她整个人都弯曲了起来，连腰都似已被压断。

她手里提着个很古的竹篮子，用一块很厚的棉布紧紧盖住。

“篮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在问。

现在他们的兴致很高，无论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

“糖炒栗子。”熊姥姥满是皱纹的脸上已露出笑容：“又香又热的糖炒栗子，才十文钱一斤。”

“我们买五斤，一个人一斤。”

栗子果然还是热的，果然很甜很香。张放却只吃了一个。

他不喜欢吃栗子，而且他的酒也喝得太多，只吃了一个栗子，他已觉得胃里很不舒服，好象要呕吐。

他还没有吐出来，就发现他的伙伴们突然全都倒下了，一倒下去，身子立刻抽紧，嘴角就象马一样喷出了白沫。

白沫忽然又变成了红的，变成了血！

那老太婆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已变得说不出的诡秘可

怕。

“糖炒栗子有毒！”张放咬着牙，想扑过去，但这时他竟也已忽然变得全没有半分力气。

他本想扼断这老太婆的咽喉，却扑倒在她脚下。

他忽然发现这老太婆藏在灰长裙里的一双脚上，穿着的竟是双色彩鲜艳的绣花红鞋子。就好象新娘子穿的一样。

不过鞋面上绣的并不是鸳鸯，而是双猫头鹰。

猫头鹰的眼睛是绿的，好象正在瞪着张放，讥嘲着他的愚昧和无知。张放怔住。

熊姥姥吃吃的笑了，道：“原来这小子不老实，什么都不看，偏偏喜欢偷看女人的脚。”

张放这才勉强抬起头，哑声问：“你跟我们究竟有什么仇恨。”

熊姥姥笑道：“傻小子，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你们，怎么会跟你们有仇恨？”

张放咬了咬牙，道：“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熊姥姥淡淡道：“也不为什么，只不过为了我想杀人。”

她抬起头，望着浓雾里凄凉朦胧的圆月，慢慢的接着道：“每到月圆的时候，我就想杀人！”

张放看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只恨不得一口咬在她咽喉上。

可是这老太婆忽然间就已在他眼前幽灵般消失，消失在浓雾里。雾凄迷，月更圆了。

## （二）老实和尚

夕阳西下，秋风吹着蓑草，岸上渺无人迹，一双乌鸦远远的飞过来，落在岸旁系船的木樁上。

这里本就是很荒凉的渡头，现在最后一班渡船已摇走。

摇船的梢公是个连胡子都已白了的老头子。

二十年来，他每天将这条破旧的渡船从对岸摇过来，再摇回去。

生命中能令他觉得欢乐的事已不多，已只剩下喝酒跟赌钱。

可是他发誓今天晚上绝不赌。因为船上有个和尚。

这和尚看样子虽然很规矩，很老实，但和尚就是和尚。

每次他只要看到和尚，就一定会连身上最后的一个铜板都输光。

老实和尚规规矩矩的坐在船上的角落里，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脚很脏。很脏的脚上，穿着双很破的草鞋。

老实和尚也不敢去看别人，他不但老实，而且很害羞。

就连强盗跳上船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抬头去看一眼，只听见渡船上的人在惊呼，又听见四个人跳上船头的声音，然后就听见强盗们的喝声：“大爷们都是水蛇帮的好汉，一向只要钱，不要命，所以你们也不必害怕，只要把你们身上带着的金银财宝全拿出来，就没事了。”

夕阳照着他们手里的刀，刀光在船舱里闪动。

船舱里的男人在发抖，女人在流泪，身上带的钱财越多，抖得就越厉害，泪也流得越多。

老实和尚还是垂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忽然他看到了另一双脚，一双穿着削尖的大匪鞋的大脚，就站在他的面前：“轮到你了，快拿出来。”

老实和尚好象根本就不懂他说的话，嗫嚅着道：“你要我拿什么？”

“只要是值钱的，全都拿出来！”

“可是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老实和尚的头垂得更低了。

他发现这人好象要抬起腿来踢他一脚，但却被另一个人拉住：“算了吧，这邋遢和尚看来也不象有油水的样子，咱们还要扯呼了吧！”

扯呼的意思就是走。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做贼的人多多少少总是有点心虚的。

船上立刻就骚动了起来，有人在跳脚，有人在大骂，不但骂强盗，也骂和尚：“遇见了和尚，果然晦气！”

他们骂的时候并不怕被和尚听见，老实和尚也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他还是垂着头，坐在那里，神情好象很不安，忽然跳起来，冲上船头。

船头上摆着块木头，本是船到岸时搭桥用的。

老实和尚抓起了这块木板，轻轻一拍，三寸厚的木板就碎成了五六块。船上的人立刻全都怔住。老实和尚将第一块木板抛出去，木板刚

落在水面上，他的人已飞起，脚尖在这块木板上轻轻一点，第二块木板已跟着抛出去。

他的人好象忽然变成了只点水的蜻蜓，在水面上接连四五个起落，已追上了那艘水蛇帮的快艇。

水蛇帮的强盗大爷们正在计算着他们今天的收获，忽然发现一个人飞仙般凌波而来，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上，竟是刚才那邈遏和尚。

这种轻功他们非但连看都没有看见过，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原来这和和尚竟是真人不露像，等我们财物到手后，他再来架横梁。”

每个人的手心里都捏着把冷汗，只希望这和尚也只要他们的钱，不要他们的命。

谁也想不到这和尚竟忽然在他们面前直挺挺的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说道：“我身上还有四两银子，本来是准备买件新衣服，买双新草鞋的，这已经犯了贪念。”

他已从身上将这锭银子掏出来，摆在他们脚下，接着道：“何况出家人本不该打诳语，我刚才却在大爷们面前说了谎，现在只求大爷们原谅，我回去后也一定会面壁思过，在我佛面前忏悔三个月。”

每个人全都怔住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说话的。

老实和尚垂着头，道：“大爷们若是不肯原谅，我也只好在这里跪着不走了。”

又有谁愿意这么样一个人留在船上。

终于有个人鼓起勇气，道：“好，我……我们就……就原谅了你。”

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人说出来的，但是这个人说话的时候，连声音都变了。

老实和尚脸上立刻显露出欢喜之色，（咚、咚、咚）在甲板上磕了三个响头，慢慢的站起来，突然横身一掠四丈，又到了岸上，忽然就连人影都已看不见。

大家怔在船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一起看着这锭银子发怔。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个人长长吐出口气，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你们难道真的以为他是个和尚？”

“不是和尚是什么？”

“是个活菩萨，不折不扣的是个活菩萨。”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水蛇帮上上下下十八条好汉忽然全都死在他们的窝里。

每个人好象都死得很平静，既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怎么死的。

### （三） 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他剑上的血。

盆里的水还是温的，还带着栀子花的香气。

西门吹雪刚洗过澡，洗过头，他已将全身上下每个部份都洗得彻底干净。

现在小红正在为他梳头束发，小翠和小玉正在为他修剪手脚上的指甲。

小云已为他准备了一套全新的衣裳，从内衣和袜子都是白的，雪一样白。

她们都是这城里的名妓，都很美，很年青，也很懂得伺候男人——用各种方法来伺候男人。

但西门吹雪却只选择了一种。他连碰都没有碰过她们。

他也已斋戒了三天。

因为他正准备去做一件自己认为是世上最神圣的事。

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个人叫洪涛。

西门吹雪说不认得他，也没有见过他，西门吹雪要杀他，只因为他杀了赵刚。

无论谁都知道赵刚是个很正直，很够义气的人，也是条真正的好汉。

西门吹雪也知道，可是他也不认得赵刚，连见都没有见过赵刚。

他不远千里，在烈日下骑着马奔驰了三天，赶到这陌生的城市来，薰香沐浴，斋戒了三天，只不过是为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复仇，去杀死另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洪涛看着西门吹雪，他简直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样的人，会做这么样的事。

西门吹雪白衣如雪，静静的站在西门里，静静的在等着洪涛拔刀。

江湖中大部份人都知道洪涛叫“闪电刀”。他的刀若不是真的快如闪电，“一刀镇九州”赵刚也不会死在他的刀下！

洪涛杀赵刚，也正是为了“一刀镇九州”这五个字，五个字，一条命！

西门吹雪一共只说了四个字！

洪涛问他的来意时，他只说了两个字：“杀你！”

洪涛再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又说了两个字：“赵刚！”

洪涛问他：“阁下是赵刚的朋友？”他只摇了摇头。

洪涛又问：“阁下为了个不认得的人就不远千里赶来杀我？”他只点了点头。

他是杀人的，不是来说话的。

洪涛脸色已变了，他已认出这个人，也听说过这个人的剑法和脾气。

西门吹雪的脾气很怪，剑法也同样怪。

他决心要杀一个人时，就已替自己准备了两条路走，只有两条路！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现在洪涛也已发现自己只剩下这两条路可走，他已别无选择的余地。

西风吹过长街，木叶萧萧落下。高墙内的庭园里，突然有一群昏乌鸦飞起，飞入了西天的晚霞里。洪涛突然拔刀，闪电般攻出八刀。

赵刚就是死在他这“玉连环闪电八刀”下的。

可惜他这“玉连环”也象世上所有其他的刀法一样，也有破绽。只有一个破绽。

所以西门吹雪只刺出了一剑，一剑就已刺穿了洪涛的咽喉。

剑拔出来的时候，剑上还带着血。

西门吹雪轻轻的吹了吹，鲜血就一连串从剑尖上滴落，恰巧正落在一片黄叶上。

黄叶直被西风舞起时，西门吹雪的人已消失在残霞外，消失在西风里……

#### (四) 花满楼

鲜花满楼。花满楼对鲜花总是有种强烈的热爱，正如他热爱所有的生命一样。

黄昏时，他总是喜欢坐在窗前的夕阳下，轻抚着情人嘴唇般柔软的花瓣，领略着情人呼吸般美妙的花香。现在正是黄昏，夕阳温暖，暮风轻柔。

小楼上和平而宁静，独自坐在窗前，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上天赐给他如此美妙的生命，让他能享受如此美妙的人生。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很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匆匆的奔上了楼，神情很惊慌，呼吸也很急促。

她并不能算太美，但一双明亮的眼睛却非常灵活聪敏，只可惜现在她眼睛里也带着种说不出的惊慌和恐怖。花满楼转过身，面对着她。

他并不认得这个女孩子，但态度还是很温和，而且显得很开心：“姑娘莫非出了什么事？”

小姑娘喘息着，道：“后面有人在追我，我能不能在你这里躲一躲？”

“能！”花满楼的回答几乎完全没有考虑。

楼下没有人，大门总开着，这小姑娘显然是在惊慌中无意间进来的。

但就算是一匹负了伤的狼在躲避猎犬追逐时投奔到他这里来，他也同样会收容。

他的门永远开着，正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人到他这里来，他都同样欢迎。

小姑娘的眼睛四面转动着，好象正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花满楼柔声道：“你已用不着再躲，只要到了这里，你就已安全了。”

“真的？”小姑娘眨着大眼睛，仿佛还有点不信：“追我的那个人不

但凶得很，而且还带着刀，随时都可能杀人的！”

花满楼笑了笑，道：“我保证他绝不会在我这里杀人。”

小姑娘还是在慌张，还准备问他：“为什么？”

可是她已没法子再问，追他的人已追到这里来，追上了楼。

他的身材很高大，上楼时的动作却很轻快。

他手里果然提着柄刀，眼睛里也带着种比刀还可怕的凶光，一看到这小姑娘，就瞪起眼睛来压声大喝：“这下子我看你还能往那里跑？”

小姑娘正在往花满楼身后跑，花满楼正在微笑着，道：“她既已到了这里，就不必再跑了。”

提刀的大汉瞪了他一眼，发现他只不过是是个很斯文，很秀气的年青人，立刻狞笑道：“你知道老子是谁？敢来管老子的闲事？”

花满楼的态度还是同样温和，道：“你是谁？”

大汉挺起了胸，道：“老子就是‘花刀太岁’崔一洞，老子给你一刀，你身上就多了一个洞！”

花满楼道：“抱歉得很，阁下这名字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身上也不必再增加别的洞了，无论大洞小洞我已都不想再要。”

小姑娘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崔一洞脸上都已变了颜色，突然狂吼：“你不要也得要！”

他反手抖起了一个刀花，刀光闪动间，他的刀已向花满楼的胸膛上直刺了过来。

花满楼身子连动都没有动，只动了两根手指。

他突然伸出手，用两根手指一挟，就挟住了崔一洞的刀。

这柄刀好象立刻就在他手指间生了根。

崔一洞用尽了全身力气，竟还是没法子把这柄刀拔出来。他的冷汗都已流了出来。

花满楼还是在微笑着，柔声道：“这柄刀你若是肯留在这里，我一定代你好好保管，我这里大门总是开着的，你随时都可以来拿。”

崔一洞满头冷汗，突然跺了跺脚，放开手里的刀，头也不回的冲下楼去，下楼时远比上楼时还要快得多。

小姑娘银铃般笑了起来，她看着花满楼时，显得又佩服，又惊异：“我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花满楼笑了笑，道：“不是我有本事，是他没本事！”

小姑娘道：“谁说他没本事？江湖中有好多人都打不过他，连我都打不过他。”

花满楼道：“你？”

小姑娘道：“我虽然打不过他，可是也有很多大男人打不过我，我就是江南的上官飞燕。”

她立刻又自己摇了摇头，叹着气道：“这名字你当然也不会听说过的！”

花满楼走过去，将手里的刀轻轻放在靠墙边桌子上，忽又回过头，问道：“他为什么要追你？”

上官飞燕咬着嘴唇，迟疑着，终于嫣然而笑，道：“因为我偷了他的东西。”

花满楼并没有觉得吃惊，反而又笑了。

上官飞燕抢着道：“我虽然是个小偷，但他却是个强盗，我从来也不偷好人的，我专偷强盗。”

她垂下头，用眼角偷偷的瞟着花满楼，又道：“我只希望你不要看不起我，不要讨厌我。”

花满楼微笑着，道：“我喜欢你，我喜欢说实话的人。”

上官飞燕眨着眼，道：“说实话的人可不可以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花满楼道：“当然可以。”

上官飞燕好象松了口气，嫣然道：“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真怕你会把我赶出去。”

她走到窗口，深深的呼吸着，风中充满了花香。窗外暮色渐浓，屋子里已暗了下来。

上官飞燕轻轻叹了口气，道：“一天天过得真快，现在天又黑了。”

花满楼道：“嗯。”

上官飞燕道：“你为什么还不点灯！”

花满楼笑道：“抱歉得很，我忘了有客人在这里。”

上官飞燕道：“有客人在你才点灯！”

花满楼道：“嗯。”

上官飞燕道：“你自己晚上难道从来不点灯的？”

花满楼微笑道：“我用不着点灯。”

上官飞燕道：“为什么？”

他已转过身，看着花满楼，眼睛里已充满了惊异之色。

花满楼的表情却还是很愉快，很平静，他慢慢的回答：“因为我是个瞎子。”

暮色更浓了，风中仍充满了芬芳的花香。

但上官飞燕已完全感觉不到，她已完全怔住。

“我是个瞎子。”

这虽然只不过是五个字，可是上官飞燕这一生中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比这五个字更令她惊奇的话。

她瞪着眼看着花满楼，就是这个人，他对人类和生命充满了热爱，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他随随便便伸出两根手指一挟，就能挟住别人全力砍来的刀锋，他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小楼上，非但完全不需别人的帮助，而且随时都在准备帮助别人。

上官飞燕实在不能相信这个人竟是个瞎子，她忍不住再问了句：“你真的是个瞎子？”

花满楼点点头，道：“我七岁的时候就瞎了。”

上官飞燕道：“可是你看来一点也不象。”

花满楼又笑了，道：“要什么样的人才象瞎子？”

上官飞燕说不出来。她看见过很多瞎子，总认为瞎子一定是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人，因为这多彩多姿的世界，对他们说来，已只剩下一片黑暗。

她虽然没有说出心里的话，但花满楼却显然已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微笑着又道：“我知道你一定认为瞎子绝不会过得象我这么样的开心的。”

上官飞燕只有承认。

花满楼道：“其实做瞎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虽然已看不见，却还是能听得到，感觉得到，有时甚至比别人还能享受更多乐趣。”

他脸上带着种幸福而满足的光辉，慢慢的接着道：“你有没有听见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你能不能感觉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

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过来的木叶清香？……”

上官飞燕静静地听着他说的话，就象是在倾听着一首轻柔美妙的歌曲。

花满楼道：“只要你肯去领略，就会发现人生本是多么可爱，每个季节里都有很多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烦恼的赏心乐事。”

上官飞燕闭上了眼睛，忽然觉得风更轻柔，花也更香了。

花满楼道：“你能不能活得愉快，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个瞎子？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想快快乐乐的活下去。”

上官飞燕抬起头，在朦胧的暮色中，凝视着他平静而愉快的脸。

现在她眼睛里的表情已不再是惊异和怜悯，而是尊敬与感激。

她感激这个人，并不是为了他救了她，而是因为他已使得她看清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她尊敬这个人，也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因为他这种伟大的看法与胸襟。

但她还是忍不住要问：“你家里已没有别的人？”

花满楼微笑道：“我的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家里有很多人，每个人都健康，很快乐。”

上官飞燕道：“那你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

花满楼道：“因为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一个人真正独立？因为我不愿别人处处让着我，帮助我，我不愿别人把我当做个瞎子。”

上官飞燕道：“你……你在这里真的能一个人过得很好？”

花满楼道：“我在这地方已住了八个月，我从来也没有象这么样愉快过。”

上官飞燕轻轻叹息了一声，道：“但是除了冬天的雪，春天的花之外，你还有什么呢？”

花满楼道：“我有很充足的睡眠，有很好的胃口，有这间很舒服的屋子，有一张声音很好的古琴，这些本已足够，何况我还有个很好的朋友。”

上官飞燕道：“你的朋友是谁？”

花满楼脸上又发出了光，道：“他姓陆，叫陆小凤。”

他微笑着，又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女人，他名字虽然叫小凤，但却是条不折不扣的男子汉。”

上官飞燕道：“陆小凤？……这名字我好象也听说过，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花满楼笑得更愉快：“他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永远再也不会忘记，他不但有两双眼睛和耳朵，有三双手，还长着四条眉毛。”

两双眼睛和耳朵，当然是说他能看见的和听见的都比别人多。

三双手也许是说他的手比任何人都快，都灵活。

但“四条眉毛”是什么意思呢？上官飞燕就实在不懂了。

她决心以后一定要想法子去看看这个有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 最漂亮的里板娘

黄昏，黄昏。这是龙翔客栈最热闹的时候，楼下的饭店里每张桌上都有客人，跑堂的伙计小北京忙得满头大汗，连嗓子都有点哑了。

楼上是四六二十四间客房，也已全都客满。

客人们大多数都是佩刀挂剑的江湖好汉，谁也不懂这平时很冷落的地方，怎么会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突然间，蹄声急响，两匹快马竟从大门外直闯了进来。

健马惊嘶，满堂骚动，马上的两条青衣大汉却还是纹风不动的坐在雕鞍上。

一匹马的雕鞍旁挂着一付银光闪闪的双钩，马上人紫红的脸，满脸大胡子，眼睛就好像他的银钩一样，锋锐而有光。

他目光四面一闪，就盯在小北京脸上，沉声道：“人呢？”

小北京道：“还在楼上天字号房。”

紫面虬髯的大汉又问：“九姑娘在哪里？”

小北京道：“也还在楼上缠着他。”

紫面大汉不再说话，双腿一夹，缰绳一紧，这匹马就突又箭一般窜上楼去。

另一匹马上的人动作也不慢。这人左耳缺了半边，脸上一条刀疤从左耳角直到右嘴角，使得他铁青的脸看来更狰狞可怖。

马上冲上楼，他的人已离鞍而起，凌空倒翻了两个跟斗，突然飞起一脚，“砰”的，已踢开了楼梯口旁天字号房的门。

他的人扑进去时，手里已多了对百练精钢打成的判官笔。

然后他就突然征住。房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

一个完全赤裸着的女人，雪白的皮肤，丰满的胸膛，修长结实的腿。

这本是个任何男人一看见她就会联想到床的女人，但现在却在屋顶上。

屋梁很高，她就四平八稳的坐在上面，表情却急躁得象是条蹲在发烫的白铁皮屋顶上叫春的猫。她没有叫，只不过因为她的嘴已被塞住。

紫面大汉手里的马鞭一挥，鞭梢已灵蛇般将她嘴里含着的一块红丝巾卷了出来。

刀疤大汉已在问：“人呢？”

屋梁上的女人喘了几口气，才回答：“走了，他好象早就已发现我是什么人。”

刀疤大汉立刻追问：“往哪边走的！”

屋梁上的女人道：“你们先把我弄下去，我跟你们一起去追。”

刀疤大汉冷冷道：“又没人拉着你，你自己难道不会下来？”

这句话没说完，他的人又已凌空翻起。

屋梁上的女人更急，大叫道：“我下不去，那小王八蛋点了我腿上的穴道。”

但这时两条大汉都已掠出窗外，下面竟已有人早就准备好另外两匹健马，勒住缰绳在等着。

他们的人一落到马鞍上，两匹马立刻就又箭一般向北面窜了过去。

屋梁上的女人又听到这一阵马蹄声，气得连嘴唇都白了，用力打着屋梁，恨恨道：“王八蛋，一个个全他妈的都是王八蛋……”

门是开着的，她看着自己赤裸裸的腿，咬着嘴唇道：“这次占便宜的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

“是我这个王八蛋。”小北京正笑嘻嘻的走了进来，也眯着眼睛在看着她那双又白又结实的长腿。然后门就被关了起来。

黄石镇是个大镇。这条街本来是条很繁荣热闹的街。

但现在夜已深，新月如钩，淡淡的照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那两骑快马急驰而来时，街上已看不见什么人。

刀疤大汉勒马四顾，沉声道：“你想他会不会在这镇上留一宵？”

紫面大汉道：“会。”

“他”也是个人，晚上也要睡觉的，只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睡觉有个毛